

第二十四章 沿東海岸南下的旅行

出發——渴望有個教堂——聖餐和聖禮——在船上——海洋之美——看見
「生番」——在奇萊（Ki-lai）平原——廚師牧師——焚燬偶像——五百個——
危險的航行——工作程序——教導——Glengarry 教堂——在一個新平原中
——回家

1890年8月27日上午8時，我和陳火（Tan He）、順仔（Sun-a）及柯玖（Koa-kau）由淡水動身去旅行，沿臺灣的東海岸南下。我從未不帶幾個學生或牧師而單獨旅行，其理由是要使他們能熟悉佈道工作的一切部門，實習舉行禮拜，培養應付一切緊急的事情的能力。我分派工作，使每個人分擔一定的事務。這一次旅行的目的，是要去訪視噶瑪蘭平原中的那些教堂，再南下到另一個平原，有許多平埔番的人家住在那裏。那個南方的區域就是奇萊（Ki-lai）平原，是大約40,000半開化的「南勢番」的家鄉。這些人的生活情形，將在另一章中敘述之。在本章中先略述「平埔番」村落的情形。

我們乘汽船溯淡水河到艋舺，轉乘火車到水返腳（Tsui-tng-kha），然後步行到雞籠。順仔（Sun-a）拔牙的技術很好，在路上也給許多病人拔牙。我們在雞籠做了一次禮拜。第二天早晨我們經過煙仔寮（Ki-a-liau），那裏有深澳（Chhim-o）山，高達2,800呎，山麓有晚近纔落下的大石，崎嶇不平，伸展到水邊為止。在那裏旅行是很危險的，因為上面有弛鬆的巖石，下面有濕滑的石塊。有一次，我跳過一個溝坑而碰壞了一塊巖石，巖石就崩坍在我的腳後了。傍晚時，我們轉過了一個山角，已經完全可以看見有30～40個人家的漁村南仔吝（Lam-a-lin）了。村長林九包（Lim-Kau-Pau）出來迎接我們，他也是這些山全部的地主。那裏沒有教堂，我們却也唱歌講道。第二天早晨，林先生帶我們遊覽他的地產，指點一處又一處的地方道：「這裏很適於造教堂」。中國地主願作這樣的貢獻是很難得的，因為他知道造教堂是怎樣的一件事情。他知道偶像和祖先的牌位要

被廢棄。我們離別時，他命令村子派兩隻船送我們沿海岸南下通過一個困難危險的地角。我們從這次旅行回來，再走近他的住所時，他的僕役出來且跑且叫，招呼我們。他的兒子也來歡迎我們，請我們留宿一天。我們無暇久留；那天晚上，他的兒子及僕役跟我們到頂雙溪（Teng-siang-khoe）教堂去。這位林村長不是南仔吝的開明的人士嗎？

圖十二 前往荖萊平原（在南風澳附近）



那天在鼻頭（Phi-thau），村民們贊成造一個教堂，我們在離開以前，分送藥品，給人拔牙，對大批群眾宣傳福音。然後又穿過竹林，越過山角而到林東（Na-tang），黃昏時我們到了新社的 [Burns's Church]，唱歌、演講、解答問題，化了一小時。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們做了三次禮拜，舉辦主日學，分給聖餐。第三天我們步行到一個 [平埔番] 的村子打馬烟（Ta-ma-ien），有39個人受領聖餐，四個嬰兒受洗，我們也任命了一個長老和執事。

一隻河船於1890年9月2日星期二的上午8時把我們送到番社頭（Hoan-sia-thau），擊鼓召集了撒網的漁夫、紡紗的女人和遊戲的兒童。我們隨即治療病人，解答疑問，誦讀經文，分授聖餐給41個人。午餐之後，我們走過一條狹長的沙灘而到海邊，上了一隻有八支櫓的漁船。船夫們儘力划船，在日沒時進入一條山溪的出口，最後在淡水中划到下午八時為止。我們上岸而到流流仔社（Lau-lau-a）教堂。不久就開始做禮拜，末後有一對青年男女起立，另有兩人作傖相，依基督教的儀式舉行婚禮。這件事情是意外的，因為新娘是只在一小時前從另一個平埔番的村子來的。黎明時我們雇用了一隻漁船，不

管大風浪而開出去，終日顛簸，一直到下午四時纔能進入蘇澳港。我們不浪費片刻，隨即在南風澳教堂對教友講道，然後雇一隻適當的船繼續航行。可用的船祇有一隻約12呎長、幾乎無蓬艙的船。我們請了16個「平埔番」教友來駕駛它，在下午五時開出，唱一首讚美歌，而牧師及教友們則立在岸上揮手祝我們平安。

我們繞過地角後，划手們沿着海岸向南划去。黑夜來了，沒有一人想睡覺，各自選擇一個坐或蹲的地方，避免妨礙划手的動作。我坐在船尾舵手邊——是一個很適於觀賞風景的位置。海上的風景是在什麼時候都很好的，而那天夜裏真好極了。林木繁茂的長而高的山嶺像黑牆似地立在右邊；而左邊則是汪洋無際的大海。天上有繁星閃爍，下面則有水母、沙蟲及滴蟲類等海洋生物活動着。我曾經在 Bengal 灣及阿拉伯海中在輪船後面見過許多奇觀，却從未見過可與那天夜裏的燐光燦爛的美景相比者。我低坐在船中，與水面一般高，掬取膠汁似的水珠，我的手指像熾赤的鐵棍，滴下許多鎔化了的火球。無數的夜光蟲飛速地升至水面，然後往來疾馳，像從鐵砧飛散的火花似的。船櫓每次觸水時散開點點的光，我們的小船好像是在輝耀的鏡面上，穿過琥珀和黃金的火焰中滑行似的。

在船的影子裏，

我靜觀它們的富麗的裝飾——

藍色的，綠色的，黑絨似的等等五彩斑斕；

它們卷曲，游泳，

它們的行踪都是金光璀璨。

時時有西風在連互的山嶺之間吹來，充滿了我們的小帆。黎明時我們靠近有很長的平地延展的岸邊。「生番」在海邊，我們可以望見他們的家屋在山麓上稍遠一點的地方。我們的船迅速地轉向海中去。我立即認識了這個地方；認識了以前走過的地角、小灣及巖石。1876年6月4日英國軍艦「Lapwing」曾經在這裏在風浪很大的海中下錨，其司令官、重要軍官及我自己進了一隻救生船中，由六名「水兵」駕駛，沒有任何防衛的武器，划向岸上。有幾百個「番人」從山角上下來，看着我們。我們努力要使船靠岸，而為大浪所阻。於是我們對他們呼喊、招呼，向他投擲幾個白亮的銀元。他們是裸體的，形狀兇惡；但我們都未想到危險——祇想上岸去看看他們。大浪救了我們。假如我們能上了岸，恐怕一個人也不能回來了。有許多魯莽的探險家被那種番人在該處殺害了。那一天上帝操縱着風和波浪，掀起大浪以保佑我們。

我們又划開去，在正午時，在120度的熱日下坐在無篷的小船中，終於到了花蓮港，這是苛萊的商港。我們很久就想去遊歷這個平原，因為有噶瑪蘭的人民移住到那裏去，又有一個廚師曾在 Oxford College 肄業，自願到那裏去向「平埔番」教書講道。花蓮港在一個為海水衝洗的沙灘上，有兩排草蓋的房屋，一條200呎寬的街道，其居民大部份是漢人，也有少數「平埔番」人家在市郊，與番人交易。附近駐着一隊中國兵，由一個軍官指揮。

我們的小船剛被拖到沙石灘上，一位中國軍官即該市的領袖就派人來請我們去吃中飯，也對我們表示其他的好意。我聽見各方面有人稱呼我的名字，甚為驚異。我們從未

到過花蓮港；却有些人知道我們在北部的工作。我們的新朋友叫馬夫配好一匹小馬，當然也掛上了一串鈴。這真是意外的優待，我騎了一匹雖不強悍而是肥胖駿美的良馬，有一個馬夫領先。天將黑時，我們進了加禮宛（Ka-le-oan），這是我十多年以來想探訪的「平埔番」部落。我們發見那個廚師已經成爲一個牧師，住在一所居民爲他而造的草蓋的小竹屋裏。因爲他們曾經先通信而久在等待我們的，所以是難以想像地歡迎我們。房間中不久就擠滿了人，有許多人站在門口。我們暫不講道，而先觀察實際的情形。那位廚師牧師實際做了很好的工作。有不少人很明白福音的意義，有許多人更顯然厭惡偶像的崇拜。他們似乎已經到了能做果敢的行動的程度了。有人告訴我：軍官聲明說，他們必須繼續崇拜偶像，作爲臣服中國的表示。因此我就騎馬到軍營去，會見那位軍官，却蒙他很客氣地接待。不管以前講過及做過什麼，現在都沒有關係了。兵士們開始讚譽我們的佈道工作。其中一個人曾經在淡水拿過我所給他的藥，另一個人也曾經在雞籠拿過一位牧師所給的藥，還有一個人認識鯢舨的牧師。衙門裏的人都稱讚我們的人員及博物室等。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軍官祝我平安。我就騎馬跑回來，請所有信仰真神的人都肅清家裏的偶像，而取確定的態度。我們黃昏時在一個曠場上舉行了一個會議；却是非常喧囂吵鬧。領袖們用土話在大聲辯論。我走到他們中間去，請他們說明理由，是否意見不能一致。他們很快地回答我：五個村子意見完全一致，他們要信奉耶和華。不但如此，他們把化了2,000元而造了的邪神廟送給我們做拜神之用。第二天是很愉快的一天，沒有一個人去做工。市長請我們和他同去，叫四個男孩跟隨，挑着八個竹筐，在一條扁擔的兩端各掛一個。於是我們到各村去逐戶訪問，把所有的崇拜偶像的器具都收集在竹筐中，帶到廟子附近的一個平場上，疊成了一大堆紙錢、偶像、棒香和旗幡等。聚集了許多人，有些人競相燒這堆東西，許多人對於那些垢污油膩的古老偶像表示輕蔑，有個頭目特別高興撥弄燃燒着的神像。當他把燒着的觀音像撥出而舉起來時，衆人大聲嘲笑。在天黑以前，那個廟子裏早已點了燈，許多人走進去。我請大家同唱一首歌：

「普天之下萬族萬民

俱當向主歡呼頌揚」（即現聖詩319）。

他們雖然唱得不正確，有些聲音不合音樂，不成腔調，却是唱得十分熱誠。這第一百首老頌歌在那天夜裏唱得最爲適當，因爲這是表示把一座祀奉偶像的廟供獻給永生的上帝的盛典的。

加禮宛是這個部落的名稱，無疑地是依照噶瑪蘭平原中的同名的部落而命名的，因爲該部落的居民大部分是從那個平原移來的。一共有五個村子：就是教堂所在的大社（Toa-sia）、竹仔林（Tek-a-na）、武暖（Buloan）、Ianko 及 七結（Chhit-kiet）——全部的居民大約500人。我的記錄中，記述着我們遊歷該處的情形如下：

「約500人在我們面前肅清了他們家裏的像偶。——「他們說極願信奉上帝及救主」。——「他們把一座祀奉偶像的廟子送給我們作爲集會及禮拜唯一真神之用的場所。我們的佈道工作能說是失敗嗎」？

那匹小馬及馬夫給我用了一個星期，不要出錢，我到菁萊平原中的各處去講道、分送藥品、給人拔牙、研究「南勢番」的生活及風俗。九月十日，星期三，我們預備北返

。我們得到軍官的同意，在軍營分送藥品。那個官自己也放棄了官架子，暢快地談笑，玩弄鉗子，請我檢查他的牙齒。他甚至於立在我們的背後，看我們醫治病傷兵。兵士之中有許多患瘡疾。我相信我們離開之後兵士和他們的長官都希望我們早些再去。

許多人跟我們到海邊，爲我們推船，使其浮起來。船夫們對着東北風辛苦地划去。天黑時我們繞着與陡峭的山相近的海岸而行進。〔生番〕在各處深黑的密林中燒火以燻獸穴，像沿海岸的烽火似的。船夫們終夜對風浪奮鬥，不敢太接近海岸，因爲巖石很尖利，〔生番〕很殘忍；也不敢駛到深海中去，因爲我們的船很輕，而海洋很兇猛。天亮了，我們全身都透濕而疲乏，還是在白色的大浪中。第二天又苦航了一天，幾乎全無用處，幸喜未被衝在巖礁上。從前一個早晨以來，我們都沒有吃過東西；因爲我們雖然有米，却不能登陸煮飯。船夫們幾乎筋疲力竭了。下午三時我們轉過了一個山角，駛入一個300呎寬、100呎深的小灣中，高興得眼睛發亮。這個灣有一個50呎長的沙灘，且有數百呎高的垂直的巖壁在後面及兩旁，對於風浪及〔生番〕都是十分安全的。有清泉從巖上落下來，合成一條淡水的溪澗，流入苦味的海中。有一個水壺，是我帶回來作爲〔南勢番〕的陶器的樣品的，我們就用以煮飯，與醃鹿肉合吃，甚爲美味。下午七時左右，海面比較平靜些，我們又駛出去，在雞快啼時進了蘇澳灣，微風送我們到南風澳。牧師及教友們就開始活動，我們整天在教堂中工作：測驗兒童，給三個兒童舉行洗禮，66

圖十三 〔生番〕區域附近的武裝〔平埔番〕



人圍坐受領聖餐。我們坐海船到加禮宛，施藥給病人，查問教友的人數，與長老及執事處理事務，步行到流流仔社，在該處做同樣的事務，並且過了一夜。

我們離開流流仔社，訪視噶瑪蘭平原中的每一個佈道站，在20個教堂各宿一夜，並且視察其他六處的工作。我們以前沒有像這一次那樣在該處旅行過；我們雇了一隻河船，在可能範圍內划到各處去，因此我有了製作一幅精細的地圖的好機會。溪澗在近山處流得很快，而在平野中則十分徐緩；在許多地方狹窄得很，要用兩條竹竿撐船。在這些有樹木及灌木蔭蔽交錯的幽暗的小溪中，可以從樹葉中間看到很美麗的風景，陽光時時從頭上的浮雲中照下來。

到達及離開一個「平埔番」的村子時的情形，是很令人興奮的。我們開始唱讚美歌時，總有許多男人、女人及兒童同唱，使河岸發出愉快的回音。我覺得這唱歌比在教堂中唱歌快樂多一千倍。這樣不拘形式，在流動的水上、在樹林中間、在可以聽到上帝使它們唱歌的鳥類之聲的地方讚美上帝，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列舉許多陌生的地名，敘述我們在各地方所做的事情，會使讀者厭煩的；然而試舉我們的工作程序的一個範例，是會覺得有趣的吧。

1. 我們到村莊時，到病人家去訪問他們；然後在空場上分送藥品，為人拔牙。污穢的檳榔子損害了許多人的牙齒。我們之中四個人做這種工作，但每個病人都要由我親自診斷。

2. 我們把所有的人家的姓名及財產都記在一本書中。因為有些人家移到新部落去，所以這種手續是必要的。我以為我們要熟悉每個人家的境況，考慮佈道站要用什麼方法纔可以自給自足。

3. 我們時時與長老及執事等開會討論捐款、修理教堂及鼓勵教友在禮拜日參加禮拜等問題。這裏的佈道工作很有進步。平原中的每個禮拜堂或翻修屋頂，重新粉飾，或加以其他修理，或已頂備了材料；祇有在一個村落裏，一個長老請求補助。

4. 當衆考驗兒童、青年及婦女們，以查考他們對於以前交給他們研究的一切事項研究的程度如何；並另選定研究的題目。

5. 分組練習唱歌，例如分為老人、婦女、青年、少女及兒童等組。

6. 我們輪流講道，短篇演講，最有利益。講過之後我就詢問他們講些什麼。

7. 由大會選舉事務人員，然後由我任命。

8. 給嬰兒及成人施洗；有許多成人，我認為須再教育者，則予以延遲施洗。

9. 舉行聖餐儀式，時時有美味的聖餐。

不但上述的工作，還有許多事情也已完成。每個佈道團的成績都很優良，教友們都很勤奮。他們的情況和態度在我們抵達時與離開時相比，迥然不同，尤其是當我們在有些地方留着過夜，有機會在下午、晚上及早晨開會的場合。這真是教養、栽培、春風化雨的景象。

上文已經說過：在某一個地方，有500人廢棄了偶像。有些人也許以為在他們中間的工作已經差不多完成了。然而根據我23年的經驗而言，我們的工作實在不過剛剛開始。

而已。保羅最明白這種道理，說道：「民衆需要教化」。我不相信在「河」的這一邊會有什麼完成。但是以現在臺灣的教友情形而論，如同美國的教友的情形一般，與可能達到的程度還相差很遠。我們必須做許多事情以領導他們，比什麼都需要的條件是「忍耐」。

董門頭 (Tang-mng-thau) 的 Glengarry 教堂，我們也去視察過。該處以一個蔓延的瓜棚作為施藥室。做禮拜時，參加的人都恭敬而守秩序。我們唱了許多首讚美歌，我對他們講加拿大的 Glengarry 教堂的情形以及該教堂的青年朋友如何熱心地捐款以造臺灣的教堂的情形。他們因此想念外國教友竟會克苦節儉以援助遙遠的臺灣的異教徒，自然很受感動。

我們離開噶瑪蘭而進入大澳 (Toa-o) 平原。這是從噶瑪蘭深入內陸中的一個新開墾的三角地區，兩邊有樹木茂密的峻峭高山。這是一塊處女地，是從叢林中新開闢的。拓荒者用刀砍去蘆草，放火燒掉其他的草木，用大鋤挖掘樹根，然後播種或種植五穀；這樣開墾了許多土地。他們在幾天之內就造成了房屋：先把柱子插入地裏，蓋上茅屋頂，用蘆草作牆壁，塗以泥土，用竹片做一扇門，繫在一邊，留孔以作窗子，一家人就搬進去住。在這個平原的任何部分旅行往往是很危險的，因為有被中國兵壓迫得要拼命的「生番」在那裏。我們到該平原的東端時，先去訪問一位老朋友陳中校，他堅決地要派一批人携槍護送我們。我們在破布烏 (Phoa-po-o) 過夜，有100人聚集，我們向他們宣傳福音。第二天天氣很好，照每天的慣例，由武裝的人們領路經過蘆葦和野草到另一個新村去。任何人非帶武器不敢出去工作。有40個形狀奇異的人和我們同行，其中若干人有 Martini-Henry 或 Remington 式的來福槍，若干人携帶舊式的美國步槍，而大多數的人則攜着中國的火繩槍，也有許多人執着長柄的槍。那一天即使有四倍多的「生番」，看到他們也會逃走罷。「平埔番」在頂破布烏 (Teng-phoa-po-o) 歡迎我們。我們仍依照預定計劃，帶着半村子的人而出發；終於到了天送埤 (Thien-sang-pi)，這是那個地區中最深入內地的部落。移民們剛開始墾拓土地，建立小屋。

我們再前進半哩，大部分經過潮濕的草中，到急向山中彎入之處。我從蘭草中走到一株柏樹下，爬上去坐在一條大枝上，觀賞在灣曲處的一個水潭，從未有外國人來觀賞過。這個潭名為新月潭是很適當的。潭中有十餘種魚，四周的沼澤中有3~4磅重的鰻魚。我們遊覽了兩個「生番」的村子，一個在山麓，另一個在山的突出處。老人和青年都憔悴頹靡。

在銃櫃城 (Cheng-kui-sia)，我們在露天下做禮拜，有100餘人來聽道。以後我們渡過了幾條河，經過稻田中間步行到紅柴林 (Ang-chha-na)。該處在深山中，晴天很少，三次為造教堂而做起來的磚都被毀壞了。天黑之後，我們灌油於六呎長的竹竿中，把竹竿插在一個空場上，在這種顫動的燭光中對貧苦的「番人」宣傳福音。

我們這樣在那個平原中工作，整理所有的教堂，然後爬山越嶺回返雞籠、水返腳、艋舺、大稻埕，再回淡水，往返費了40天。這是許多次這種旅行之一，所得的經驗和成績，與其他旅行時相差不多。如果以上所述，能使讀者關於佈道生活的光明與暗影獲得更正確的觀念，能使人感動而願作更熱誠的祈禱及更專一的禮拜，那就不是枉然了。